

韩开春 著

那些可爱的虫子们也许渺小，
却在向我们诉说着有关这个世界的奥义。



第九届全 国 少儿 图书 奖 获奖作品

中国的吉木·哈利

堪与《昆虫记》《万物有灵且美》相媲美

追忆与自然相遇相知的快乐时光

聆听大地精灵密语

重返童年的精神家园

高洪波 金波 曹文轩 吴然鼎力推荐



虫虫

韩开春 著

Chong Chong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虫虫 / 韩开春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06-6357-8

I . ①虫… II . ①韩…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1602 号

选题策划: 汪惠仁
责任编辑: 鲍伯霞 田 静

装帧设计: 刘艺青
责任校对: 曾玺静

出版人: 李华敏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90 千字 图数: 53 幅

印张: 9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与虫为伍（写在前面的话）



我的童年是在苏北平原废黄河边上一个叫作时庄的小村子里度过的，读初中前，我一直在那里生活。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漏水的沙土甚至养不活几亩稻田，印象中，那里的苗是瘦的，水是瘦的，当然，还包括那些麻秆般瘦瘦的人。但我在离开她二十多年以后再次回头观望她时，却觉得那里的土是亲的、水是亲的，人就更亲，没有了一切的丑陋，剩下的全是美好。“距离产生美”，看来，这个距离不单单指的空间，也应该包括时间。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有许多抹不去的痕迹，这其中包括和小伙伴们在旷野里放风筝，夏天下河游泳扎猛子，秋天在打谷场上尽情玩打仗游戏、捉迷藏而不知东方之既白，或者去隔壁王大伯园子里偷已经成熟的香瓜，冬天在冰面上打陀螺，也包括那些与虫为伍的点点滴滴。

我对动物的兴趣与生俱来，这可以从我外婆和母亲的回忆中得

到证实，母亲在回忆我和妹妹小时候的情形时，总不忘提到我的一个“壮举”（当然，“壮举”是我自己说的，在母亲的眼里，那是“劣迹”）：那个时候我还小，刚会一拽一拽地走路。时间估计是刚刚入春，我还穿着棉袄棉裤。乍暖还寒，万物复苏，鸟窝里的雏鸟羽毛未丰，正是掏鸟窝的好时候。我跟着伯伯家的大哥等几个孩子偷偷溜出村子跑去沟北的王庄，那里有棵大槐树，上面有个很大的喜鹊窝，为了掏它，他们已经瞄好多天了。其时，大沟里涨满了水，可能是因为我小的缘故，在过沟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跤，结果自然是棉袄棉裤湿了个透。当我满身泥水哆哆嗦嗦被大哥抱回来的时候，怀里还紧紧抱着一只刚刚从鸟窝掏出来的小喜鹊。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因为我大脑皮层中没有这个记忆，但据母亲每次述说这个事情时的凿凿言词来分析，又不像是编出来的，况且，母亲也没必要编这样的一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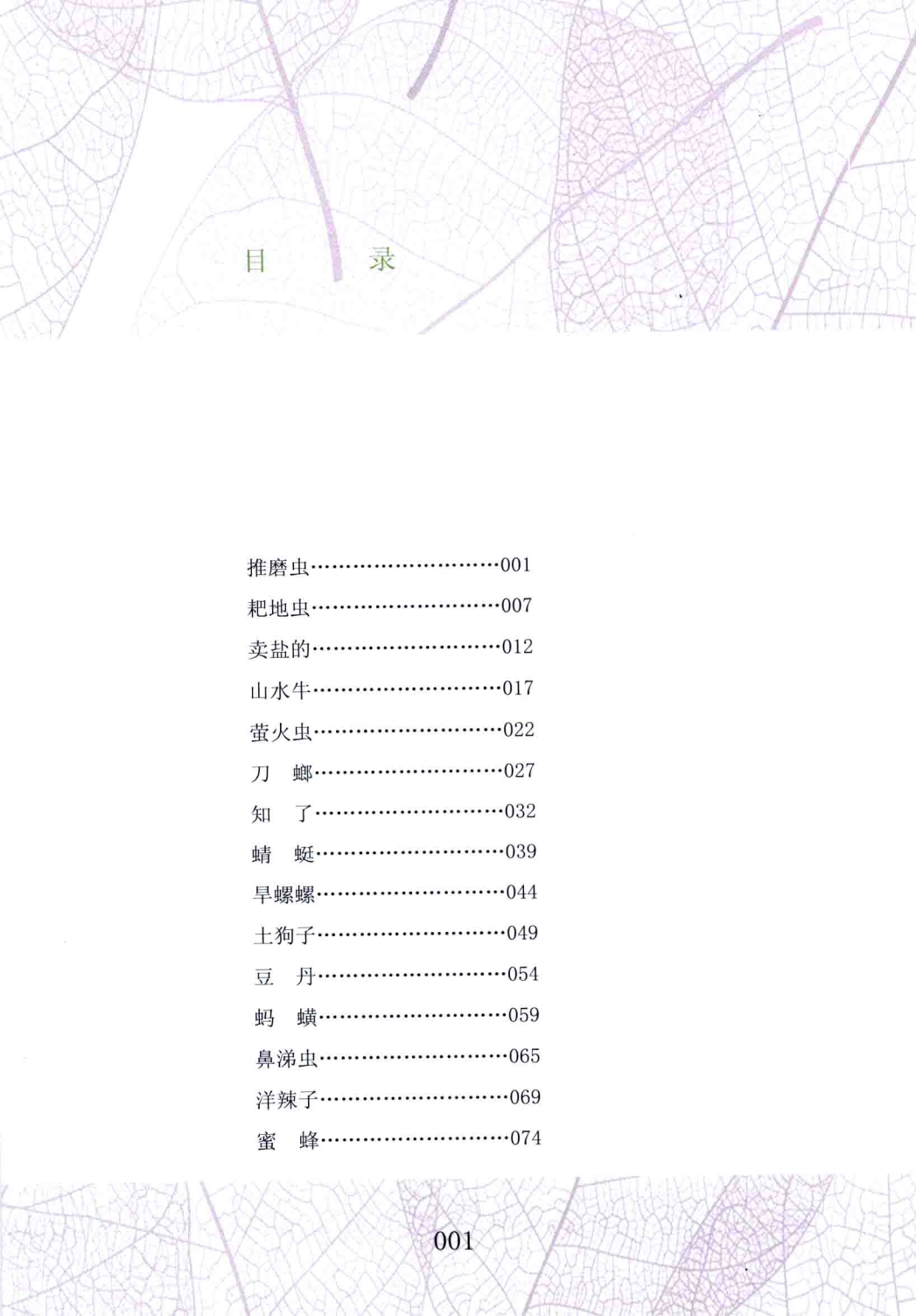
这样与生俱来的对动物的兴趣也让我从小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梦想，我梦想有那么一天能成为一个研究动物的科学家，我觉得整天和它们待在一起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这个梦想在我初中毕业以后就破灭了，因为填报志愿的阴差阳错，我进了一所师范学校，成了一名未来的人民教师。好在这种遗憾在我师范读书期间得到了些许补偿，因为生物成绩的突出，教我们生物课的周光荣老师对我特别喜爱，让我担任年级的生化兴趣小组组长，每次生化兴趣小组活动，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这些毕竟都是后话。我在时庄生活期间相处时间最多的还是各种各样的昆虫，那些千奇百怪的虫儿们让我流连忘返。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会去盛开着金黄花儿的油菜田里捉蜜蜂、捏蝴蝶。能把地都烤出火来的夏季，我光着脊背追蜻蜓、逮螳螂，村子里的大人孩子们都知道老韩家的小太子喜欢这些小虫子。有时，我会因为呆看

蚂蚁搬家而忘了回家吃饭，直到被母亲拎着耳朵才恍如梦醒。

现在，我把我在时庄生活时和这些或可爱或讨厌的虫儿们相处的经历写下来，一是为了纪念那段令人难忘的快乐时光，算是我献给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热土的一份礼物；二是为了还一个愿，稍稍弥补一下没能成为一个动物学家的遗憾，同时，也是为了提醒人们：

如果，你在乡间一条僻静的小径上，或是一个废弃了的场院旁，看见一个撅着屁股、哈着腰的孩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么，请你别去惊动他，因为，他正在和他亲密的伙伴——虫儿——对话。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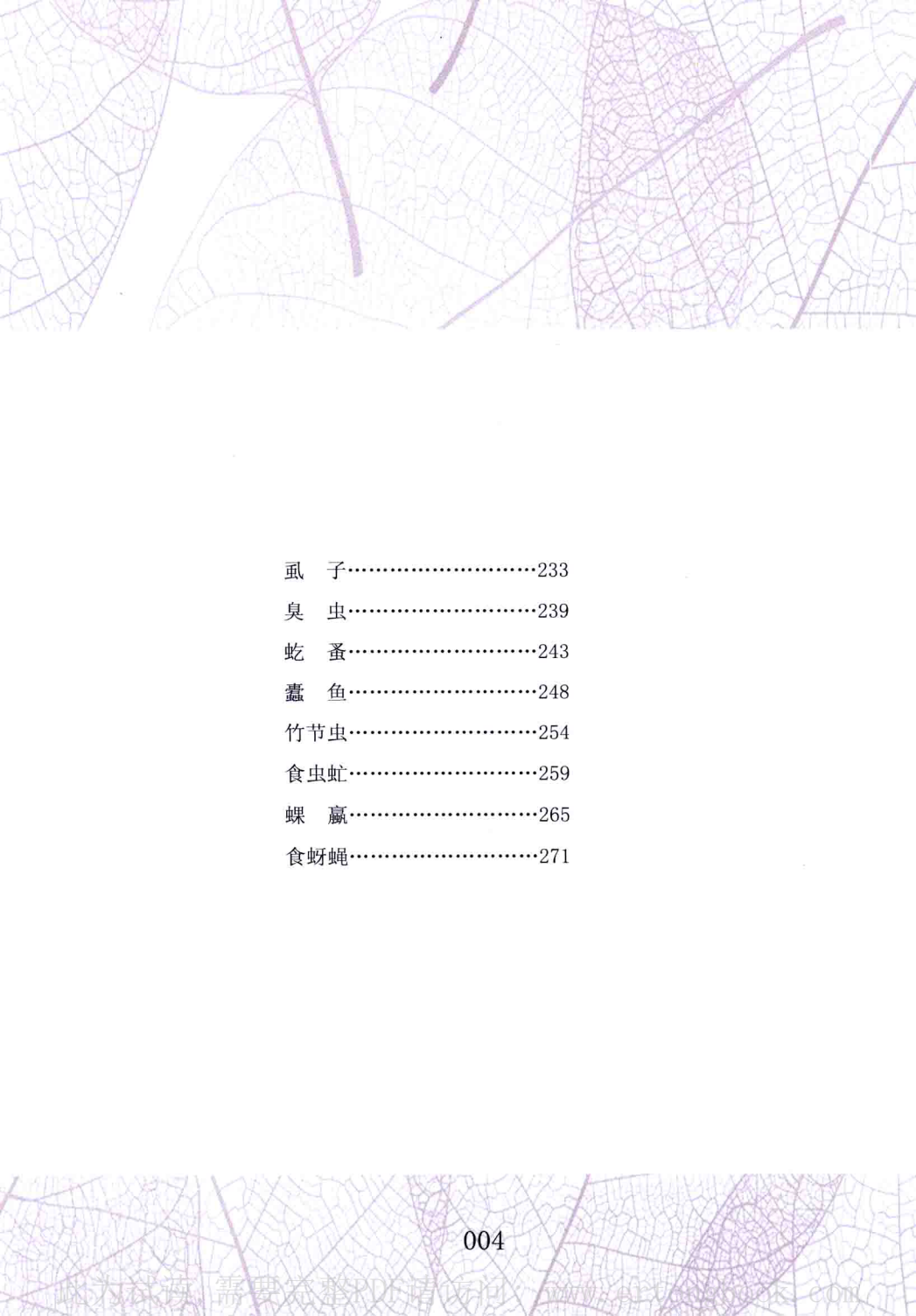
推磨虫·····	001
耙地虫·····	007
卖盐的·····	012
山水牛·····	017
萤火虫·····	022
刀 螂·····	027
知 了·····	032
蜻 蜓·····	039
旱螺螺·····	044
土狗子·····	049
豆 丹·····	054
蚂 蟥·····	059
鼻涕虫·····	065
洋辣子·····	069
蜜 蜂·····	074

磕头虫·····	081
放屁虫·····	086
吊死鬼·····	091
臭鳖子·····	096
土鳖子·····	100
苍 蝇·····	105
棉花虫·····	110
西瓜虫·····	115
蚂 蚱·····	120
蜉 蝻·····	125
蜘蛛·····	130
纺织娘·····	135
小皮匠·····	140
灶 马·····	145
偷油婆·····	150



屎壳郎.....	155
蚊 子.....	160
蝎 子.....	166
蜈 蚣.....	171
马 蜂.....	176
蚂 蚁.....	181
红娘子.....	186
蝴 蝶.....	191
露猴子.....	196
金龟子.....	200
花大姐.....	205
豆 娘.....	211
蚕	216
草 蛉.....	222
蚰 蜒.....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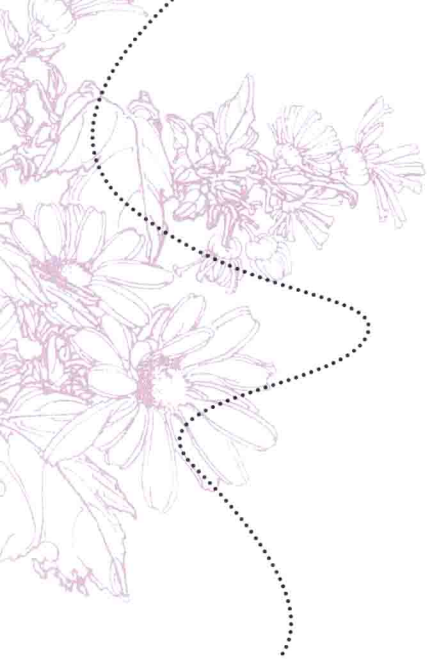
虱 子.....	233
臭 虫.....	239
蛇 蚤.....	243
蠹 鱼.....	248
竹节虫.....	254
食虫虻.....	259
螺 赢.....	265
食蚜蝇.....	271

[推磨虫, Tui Mo Chong]



大约也只有在乡下，才会有虫子叫这样的名字，跟某种劳动有关，城市里没有虫子会叫这样的名字。事实上，除了几只嗡嗡叫着商量着如何吸人血的蚊子，一群在垃圾堆上窃窃私语会餐的苍蝇，还有在门前水泥地上转来转去，好像永远有忙不完的大事一样的一窝蚂蚁外，城市里也没有多少昆虫，大多数的昆虫住在乡下，跟孩子们成为好朋友的昆虫就更非乡下的莫属了。

就像大多数的乡下大人都只知道老张家的儿子叫二丫而不知道他还叫佩喜，老王家的儿子叫秃三却不知道他也叫新文一样，乡下的孩子都知道这种虫子叫推磨虫而不知道它还有别的名字，但是它确确实实还应该有别名字，而且那名字才是它的大名，叫的人多了，它的大名反而就没有人知道了，也许原本就不知道。



推磨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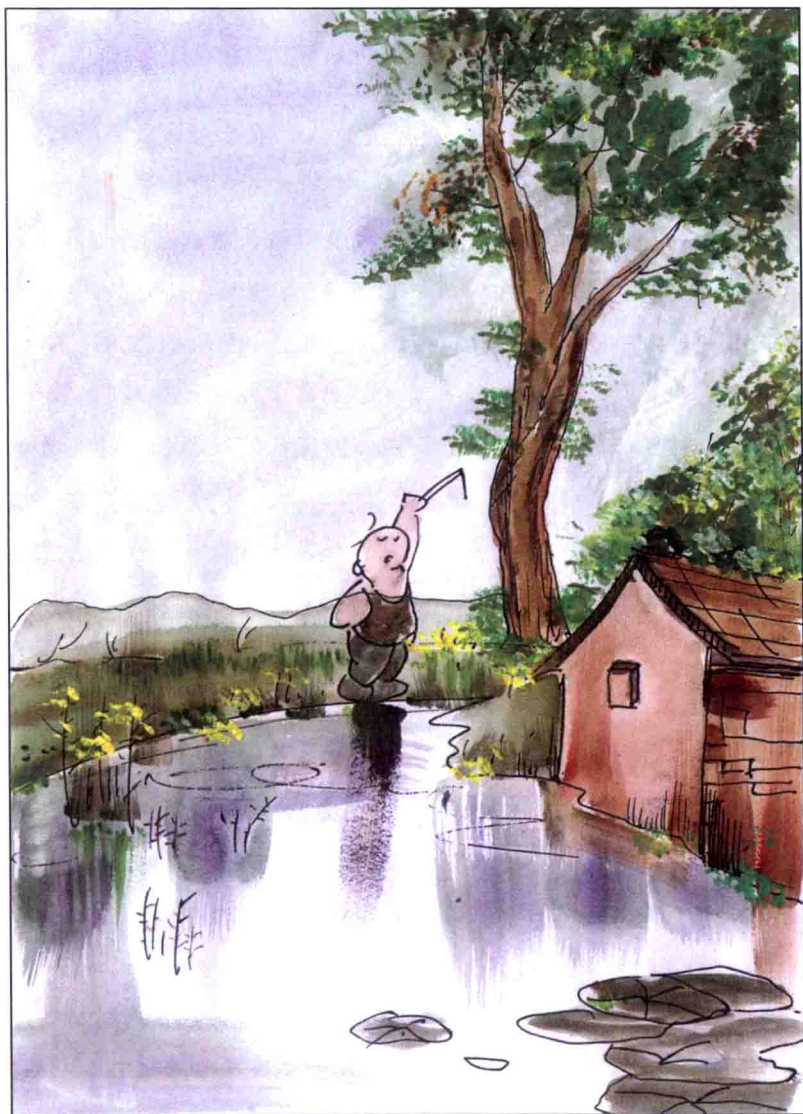
学名白星花金龟，鞘翅目，花金龟科。体色多为古铜色或黑紫铜色，有光泽。成虫取食玉米、小麦、果树、蔬菜等多种农作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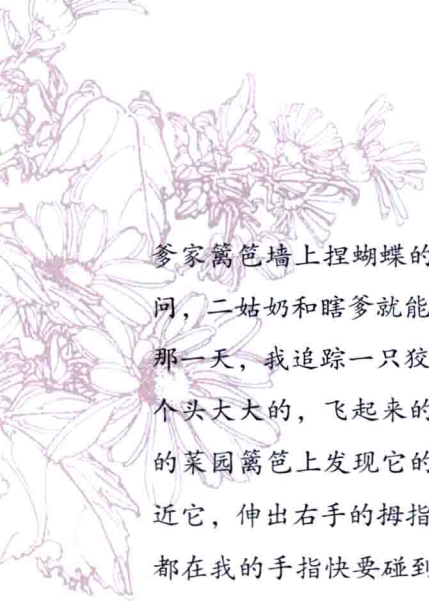


至于推磨虫的大名也就是学名叫什么，孩子们是不去管它的，就留着让昆虫学家们去叫吧，就像张佩喜或者王新文这样的名字是留着老师们在课堂上叫的，家旁邻居习惯的还是叫他们二丫秃三，这样叫起来亲切，听起来也不外道。

那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推磨虫，她一脸诧异：“真有这样大力气的虫，能推得动磨？”她是城里长大的孩子，不知道乡下孩子玩的东西，这让我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人有了一点点优越感：瞧，农村也有你们这些城里人没有玩过的东西哦，城里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我们庄上推磨虫的家在楝树上，这个秘密起初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跟我喜欢捉昆虫的爱好有关。毒毒的大日头下，在二姑奶家门前菜园子里扑蚂蚱、在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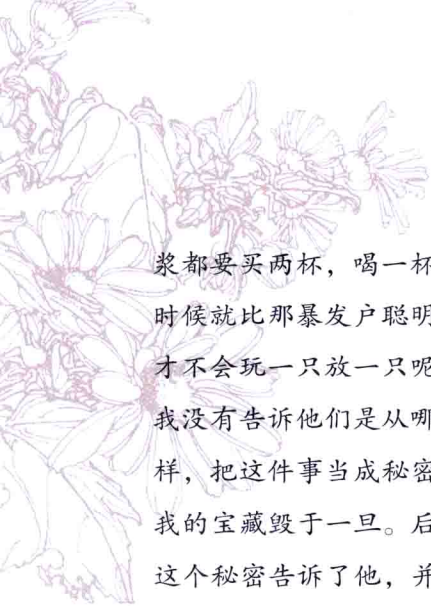




爹家篱笆墙上捏蝴蝶的那个光着头浑身冒着油光的野小子，不用问，二姑奶和瞎爹就能知道，不会是别人，准是老韩家的小大子。那一天，我追踪一只狡猾的绿蜻蜓，这只蜻蜓真是好看，绿绿的，个头大大的，飞起来的样子真像一架直升机，我在前庄大舅爹家的菜园篱笆上发现它的时候就被它迷住了，我蹑手蹑脚地慢慢靠近它，伸出右手的拇指食指作钳状，悄悄捏向它的尾巴，好几次，都在我的手指快要碰到它那一张一合两片小舵一样的尾巴尖时的一刹那，翅膀轻轻一振，有着一圈一圈黑色条纹的长长的尾巴就从我那还没合拢的“钳子”中脱落了，这大大地伤了我的自尊心，捉了这么久的蜻蜓，还没丢过这样的人呢，我发誓不捉到它绝不罢休。这次它落在了我家的一棵刚橘树上，到了我家的地盘，你还想跑吗？我又一次悄悄靠近它，刚橘的针子好硬、好长，我手一伸，就被刺了一下，一颗血珠立刻就冒了出来，一哆嗦，弄出了声音，眼看到手的绿蜻蜓又一次扬长而去。好糗，我把所有的怨气都发在刚橘树上，回身从家里拿出一把斧头，高高扬起，就要砍向它。等等，那是什么？就在我斧头高高扬起的一瞬间，我发现那棵碗口粗的楝树干上有一片蓝汪汪的东西在动，在烈烈的正午的阳光下一闪一闪，我惊呆了，那么多的推磨虫，结成了团，能有几十只吧，就在我眼前的这棵楝树上，我一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我发财了”，巨大的喜悦让我成了一尊雕像，那个中午，一个大张着嘴巴，举着斧头，浑身冒着油光的小子，在毒毒的日头下一站好久，老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夏天的推磨虫是乡间孩子的一件宝物，扁扁的，近似长方形的身子，背上的两片硬翅蓝汪汪地像涂了油，仿佛泛着幽幽蓝光的优质钢材，上面还有几点白白的星子。藏在硬翅下的薄如蝉翼的淡紫色软翅才是它飞行的利物，飞起来会发出嗡嗡的响声，动静较大。腹部坚实，就连那几条腿都十分有力。感觉像一辆装甲车，有着无穷无尽的气力。推磨虫因为身体的庞大，飞起来的时候有点儿像喝多了的醉汉，东一头西一头地没个规律。孩子们举着大竹扫帚，也就东一头西一头地扑，终于抓住一只了，就在它的头颈部和翅膀交界的地方插上一片苇篾，苇篾的另一端就插在苘麻的果实——我们叫它苘盘盘——的上面，再在苘盘盘的中间穿上一根细细的圆棍棍，一般就是用妈妈织毛衣的竹针，也有用铁条的，转上几转，然后捏住圆棍的一头或是两头，用手指轻轻一弹或是用嘴一吹那只倒霉的虫子，那只虫子嗡嗡地飞了起来，苘盘盘便飞快地转了起来，就像乡间那飞转的水磨，推磨虫也就因此得名。

推磨虫东一头西一头地飞，没个规律，这样扑起它来就比较费劲，因此能真正玩得上它并不容易，这就让它显得珍贵。以前从没有人发现过它的窝，至少在我的好朋友中没人知道。它的脚巴得好紧，我小心翼翼地 from 树上抠下几只，抓在手心，感觉它在手里痒痒地爬，好有力气，几乎就要挣脱我的掌握而去，我赶紧跑回家去，把它们放进一只玻璃瓶中，留下两只来让它驮着苘盘盘飞舞。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则笑话，说是一个暴发户喝豆



浆都要买两杯，喝一杯，倒一杯。我可不干那蠢事，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比那暴发户聪明，人家用一只推磨虫推磨，我用两只，我才不会玩一只放一只呢，我把剩下来的几只送给了恒超和大军。我没有告诉他们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虫子的，我像一个守财奴一样，把这件事当成秘密一直守得很严，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让我的宝藏毁于一旦。后来我经不起大伯家二哥的软磨硬泡，又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并一再叮嘱他不许告诉别人，这样，推磨虫的这个家就有我们两人知道了。

我们隔天会去那里取下几只，不敢多取，怕它们感觉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少了集体搬家，这样几个夏天下来，它们依然在那里活得很惬意，我们不知道它们一过夏天都去了哪儿，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第二年的夏天，在某个毒毒的日头下，又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一下子就占满了去年的窝。它们总是伴随苘盘盘的长成而来而去，这让我觉得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配合苘盘盘的，它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供孩子们驱使，做它们该做的事情——推磨。

我们从它们的身上得到了很多的实惠，除了自己玩以外，还把它们送给我们的好朋友。作为回报，朋友们当然也会送给我们许多好玩的东西，这里面有陀螺，有玻璃球，还有那一吹就呜啊呜啊作响的芦笛，也有好吃的，比如米花团，比如糖豆子，比如桑枣子。